翠袖乾坤

文潔華

藝術沒有終結

聽過「藝術的終結」（The End of Art）這項主張嗎？它並非是危言聳聽的，而是別有它的一番道理。這主張提出於三十年前，並由美國藝術史學家阿瑟．丹圖（Arthur Danto）加以說明。

丹圖對於「藝術終結」這個聽來令人困惑和憂慮的理解有三，包括廢除藝術體制的達達主義式的主張，對藝術喪失了審美價值的批評，以及丹圖所指的藝術史的結束。丹圖列舉了西方藝術現代運動對藝術形形種種的界定與宣言，並「自我界定」證成他們各自所認定的，藝術的基本真理與秩序，直至難以分辨為藝術的日常用品般的作品如沃霍爾（Andy Warhol）的「布端洛盒子」（Brillo Box）的出現，這時自我界定期才因技窮而轉為向丹圖所說的「後歷史期」。規範性的大敘述不再被奉守，促使藝術史的結束，「藝術終結」的意涵亦應運而生。

丹圖「藝術終結」論有三個重要意涵，即（一）藝術史的結束（藝術不再是一個概念問題）；（二）藝術在哲學的壓制中得以解放；（三）藝術得到真正的自由，毋須服膺於特定的發展方向等；因而「藝術終結」有其正面及積極的意義。換而言之，當藝術再難跟日常用品分辨出來，如抽象的單車輪和掛衣架都可以說是藝術；那些「自我界定」的內容已變得非常任意，概念只是遊戲，不再是藝術的關鍵。那甚麼才是藝術的關鍵？創作勞動，才是藝術的關鍵。

常聽人說：不可能想像沒有音樂的人生，我亦不能想像沒有藝術的香港。在大影像大論述以及媒體縱橫的如此一個資訊密集的城市，唯獨是對藝術活動的記載少之又少，辜負了一群努力耕耘，從事表演及各種藝術媒介創作的人。他們說明了藝術沒有終結。

古今談

范舉

新疆大開發

新疆沒有足夠的淡水。許多地方每年降雨量一百五十毫米，蒸發量三千五百毫米，形成了沙漠，沙漠的底部漏水嚴重，即使有大量的淡水輸入，也很難蓄水。

但新疆是一個非常富庶的地區，煤礦、石油、天然氣、黃金、銅的儲藏量豐富，如果新疆的工業發展起來，通過新疆到巴基斯坦的鐵路，運到印度洋的港口，把中國製造的工業產品，推銷到印度次大陸、伊朗、中東、非洲、東歐地區，那麼，新疆的經濟發展水平，並不會低於沿海的城市。

現在，內地的科學家正在熱烈討論，怎樣調動金沙江、怒江、瀾滄江、雅魯藏布江的河流和水源，沿着人工的隧道工程，進入黃河的上游向北方走，然後進入內蒙古，再以抽水機系統，把水調動到新疆去。

大西線圖把水從青海雲南四川調入黃河，明顯受調水季節的制約，當夏季大西線來水量超大時，恰恰也是長江、黃河步入防汛期，如何處理調水應該有一定的時間差問題？如果要靠大西線建立的十九座大型堆石壩水庫來調節，是不是還要大大地加高堆石壩的高度？青藏高原的東南部邊緣地帶，正是橫斷山脈所在的地方，經常會發生六級以上的地震，這十九座大型的堆石壩水庫如果倒塌，後果嚴重。

青藏高原東南邊緣，是丘原向山原過渡地帶的四川甘孜州：平均海拔在三千五百米以上，但是西面的山嶺多在五千米左右，由西北向東南傾斜。其餘巴顏喀拉山、牟尼芒起山、雀兒山呈西北——東南向透迤於北部，成為大西線調水的天然屏障。如果水源向西入疆，要動用抽水系統把水提升一千五百米，才可以越過這些山嶺，工程量很大。

有人建議，青藏高原的峽谷中，如果興建堆石壩水庫，首先要收集當地地質的數據，如果附近有石灰岩地層，將來水庫就會漏水，工程將會前功盡棄。另外，建築大壩應該採取新的工藝技術，利用正方形或者圓形的石頭造水壩，很容易在地震活動中出現倒塌。如果用立體三維的十字形的鋼筋混凝土圓錐體，再加上三角形錐體、三角形柱體石塊，犬牙交錯，就會出現柔軟性質能夠防禦地震的石壩，大壩外面再加上鋼纜的內拉索穿透壩身，再懸掛在水庫的一方的山崖上，這種力學原理就像斜拉橋一樣，應該可以解決地震的問題。若果青藏高原的峽谷石壩水庫解決工程技術的問題，將會大大加快西線的南水北調工程上馬的時間表，新疆地區大開發，就會實現。

琴台客聚

葉輝

講故事的人

有一回跟歷史學家蘇基朗午膳，他說童年時常伏在別人的窗前，聆聽收音機裡的李我、鄧寄塵、鍾偉明、吳國衛講故事，蘇教授的童年故事其實也是我的童年故事，我們這一代人總愛在電台、報章、連環圖聆聽讀各式各樣的故事，那些故事就是我們成長過程中文化生活的全部了，很多年後想起，便覺得那是因為我們斯時的生活總是平淡得幾乎沒有任何可講的故事，所以才特別愛聽別人說一些動聽的故事。

楊照在《故事效應：創意與創價》一書的「自序」說得好：「人具有被故事吸引的本能，不只喜歡聽故事，而且喜歡轉述故事，而且喜歡參與在故事裡。」他認為「故事不是切身、天天可以遭遇的經驗，還有，故事具備有讓人信以為真的能耐」，所以「故事沒落了，不是因為沒有好的故事，也不是因為沒有好的說故事的人，而是因為聽故事的人消失了……」

再沒有街頭「講古佬」了，電台再沒有一把聲音分飾多角的「講古佬」了，報章再沒有「連載小說」了，在這個沒有故事只有寫作技巧的年代，「講古佬」為什麼都消隱了？他們都消匿在什麼地方呢？從「半日窮」坎坷的豁達到到電台講古的多元化，都悄悄地消隱了，那僅僅是因為聽故事的人都消失了？

王爾德（Oscar Wilde）有一篇散文詩，詩題正是《講故事的人》：「從前有一個人，他那村子裡的人都喜歡他，因為他常常講故事給他們聽。／每天早晨他離開村子去別處，到傍晚才回來。他回來的時候，全村子的長工忙了一整天，現在休息了，便都過來圍着他，對他說：「現在來給我們講一個故事吧。你今天看見了些什麼？」／這個人說：「我在林子裡看見了畜牧神在吹笛子，讓一群仙女跳舞。」／「講下去，你還看見了什麼呢？」人們會這樣說。／「我走到海灘，看見三個人魚在浪邊用金梳子梳她們的綠色頭髮。」／村子裡的人喜歡他，因為他常給他們講故事。／有一天早晨，他像平時那樣離開了村子，他走到了海灘，看見三個人魚在浪邊用金梳子梳她們的綠色頭髮。／他在路上又看見樹林旁邊有一個畜牧神在對着一群跳舞的仙女吹笛。／那天傍晚他回到村子的時候，人們像每晚那樣對他說：「給我們講一個故事吧，今天你看見了什麼？」／那個人回答道：『我什麼都沒有看見。』」

據說這詩是為紀德（André Gide）而寫的，王爾德大概想告訴紀德，故事最好不是切身的日常生活的經驗，因為所有動聽的故事都應該讓「聽故事的人」信以為真，故事之所以迷人，也許正是來自它的陌生與稀奇。講故事的民間藝術被高速時代的噪音淹沒了，「講故事的人」倒不必氣餒，這是一個經驗與故事都同樣氾濫、都同樣貶值的時代，「講故事的人」要學懂謙遜和虛懷，才可以把持最後的守則：寧願沒故事，也不要爛故事。

天目山上千重秀

百家廊

王大慶

從杭州到天目山不過80多公里，這次的杭州之行自然不會放過素有「大樹華蓋聞九州」之譽的天目山了。唐朝詩人李嶠曾有詩詠天目山云：「山嶺郁氤氳，峨峨上翠氛。泉飛一道帶，峰出半天雲。」到此一遊，方知李嶠所云不虛。但見山嶺間雲氣瀰漫，山頭上鬱鬱蒼蒼，偶有雲彩飄過，悠悠然如世外仙境。天目山地質古老，地貌獨特，峭壁突兀，怪石林立，谷幽泉清，茂林蔽日，奇花遍地，古木參天。有奇巖怪石之險，有流泉飛瀑之勝，更有大樹王國之譽。古樹名木，不可勝數，路旁數人合抱的大樹比比皆是，尤以金錢松、銀杏和柳杉等為最。

金松林，樹幹挺拔，樹冠寬大；蒼翠雄健，別有情趣。金松又稱金錢松，它樹幹通直，樹皮酷似龍鱗，故象徵中華之龍。唐朝李德裕在《金松賦》中寫道：「金松枝似檉松，葉如瞿麥，翠葉金貫，粲然有光，得於台嶺即此也」。說明在唐時台州一帶就盛產金錢松。浙江是金錢松的主產區，計有38萬株之多，而天目山又是其分佈中心，其分佈面積和數量均堪稱全國之最。行至開山老殿，一株高度居世界同類樹種之冠的「沖天樹」呈現在我們眼前，這株胸徑3.07米、高度57米的金錢松，瀟灑挺拔、美麗端莊。站在這「世界巨人」身旁，我們覺得自己真像一隻細小的螞蟻，用手掌擊樹，更是驗證了「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

銀杏林，形狀奇特，古典優雅；枝葉繁茂，枝椏遒勁。帶你夢遊遠古的白堊第三世紀，這一大片一大片的「活化石」，使您不禁想起古老的天目山曾經是詩情畫意的天然樂土。銀杏樹又名白果樹、公孫樹。遠在二億七千多萬年前，銀杏的祖先就開始出現了，和當時遍佈世界的蕨類植物相比，它還是高等植物。到了一億七千多萬年前，銀杏已和當時稱霸世界的恐龍一樣遍佈世界各地，後來，絕大部分銀杏像恐龍一樣滅絕了，只在我國部分地區保存下來一點點，流傳到現在，成為稀世之寶。 而天目山保存的野生古銀杏群落則為世人所關注。同在開山老殿前、海拔近千米處，生長着一片銀杏叢，被世人稱為「五世同堂」。在姿態飄逸的巨大老樹基部，共生出幼壯高矮各異的二十多株銀杏樹，環圍達到十米左右，是天目山奇特的大樹景觀，也是地球上目前最權威的活化石。如今該樹看上去蒼勁古樸，生命力還非常強盛。古老銀杏是天目山的魂，如果沒有這生生不息的古老銀杏，天目山，也許就沒有了數千年延襲下來、不絕於耳的鐘鼓梵唱；天目山的景色，就缺少了別致的神韻。「古柯不計數人圍 ，葉茂枝孫綠蔭肥； 世外滄桑閱如幻 ，開山殿前記依稀 。」

柳杉林，樹姿秀麗，景觀優美；大樹華蓋，直逼藍天。走在千年禪林的古道上，沿途古木蒼勁參天，華蓋森然，嘆為觀止，如此粗大而古老的柳杉群落，堪稱世界之最。有資料顯示，天目山胸徑超過二米的柳杉就有十九株。在古道旁的岩石畔，我們發現一棵寶塔般的大樹巍然聳立，樹桿有一塊顯示身份的標牌：柳杉，1200年。樹皮棕色光亮，深刻條紋顯出流沙濁水的圖案，這是千年歲月的印痕，這是滄海變桑田的顯示。而年代更久、更高、更粗的柳杉則在天目山頂。我們乘景區的交通車用了半個小時，轉了280多道彎，來到海拔1200多米的山頂，我們見到了號稱「大樹王」的古柳杉。眼前的「大樹王」其實是株枯樹，它的樹皮已被剝光，枝葉已掉光，樹身上還有道道人為的刻痕。從簡介得知，「大樹王」早在宋代即稱為「千秋樹」，明代已是四五圍大樹，逕2米以上，樹齡長達2千餘年。相傳清代皇帝乾隆南巡遊覽天目山時，見此「巨無霸」柳杉，曾用玉帶圍測，見此柳杉要八人才能合圍，當時就親口封為「大樹王」。從此，人們竟相傳說經皇帝御封的「大樹王」樹皮可治百病，於是遊人、香客紛紛剝取，致使於20世紀30年代枯死。但是，大樹王雖已死80餘年仍傲立不倒，枯幹上還寄生出一棵翠綠的新枝。真可謂竭盡餘力讓子孫後代成長。在「大樹王」右上方的141號柳杉，生長旺盛，雄姿勃勃，已被大家公認為天目山的新大樹王。「新大樹王」與乾隆御封的「大樹王」相鄰，樹高50米左右，胸徑在2.31米。在「新大樹王」樹下照相留念的遊客很多，除了好奇，更多的是寓意「十年樹木，百年樹人，千年參天，萬年風景」的內涵。

生平遊過不少大山，然天目山卻給我一種清鮮特別的感受。說它清鮮，是天目山森林密佈，植物資源異常豐富，形成了江南獨特的高大茂密的森林景觀和由多種植物組成的繁茂融洽的植物世界。說它特別，是森林景觀獨樹一幟，以「古、大、高、稀、多、美」稱絕於世。林林總總的各色植物，構成了一幅蔚為壯觀的森林畫圖，千樹萬枝，重巒迭峰，四季皆美。

天目山，是一座天然的綠色生態基地，空氣是那麼清新，純淨得沒有一絲污染。浸在林間的青綠之中，耳聞小鳥歌唱、流水潺潺，享受樹木散發的芬芳和陽光、小溪激發出的負離子，能讓您從中領悟到了森林的包容情懷和撫慰功效，日常繁忙的緊張和不安頓時遠去，世俗凡間的紛擾「塵埃」也得到消除，不但給身心沐了一次浴，也給靈魂洗了一個澡。

■天目山茂林蔽日。 網上圖片

杜亦有道

阿杜

母愛難均等

看了李嘉欣和許公子生了個標致兒子，又看見徐子淇和李家公子生了幾個精叻兒女，個個如金雕玉砌「金筐籮」也令人替他們高興。但難免令人聯想及徐子淇的大伯李家傑勇敢爬頭，一次過便找「代母」生了個三胞胎，不知如今撫育得進展如何？三兄弟生於大富之家，一樣有父親和祖父母之愛，他們得到之愛相信不會比二公子和徐子淇的兒子少，但是否一定得到同樣多的父母愛和他們二公子所生的兄弟一樣地被愛護疼惜呢？此又未必，須知父母之愛是骨肉相連的，任何愛未必能替代，而且這三兄弟據報道是由三位受僱的代母所撫育，此三位代母並非一家人，她們對少主人之疼愛未必能均等三分，無親情之母愛都會一樣嗎？那當然是未必。

阿杜小時在廣州一家印刷廠學印刷，同部門有位師姐長得美麗溫柔，甚得全廠人喜愛，這位師姐阿冰嫁的丈夫有個「前頭仔」前妻生的兒子，阿冰有個親生骨肉小兒，她待此異母之子一如己出，人人都讚她賢淑。但阿杜小時沒有機心，故意和冰姐親近時，言語探討她之內心是否對兩兄弟真的絕無私心私情，而完全一樣呢？冰姐說：「老實話，只有一樣不同。」當自己生的兒子生病時，她絕對睡不着，但異母的哥哥生病時，她晚上則可以睡得着，每逢安枕無憂的一覺醒來時就會心中有愧：自己骨肉的兒子生病為母的難眠，而異母的兒子生病則能安枕，主觀上完全沒有私心專注，只有內心關切而不能安枕，她相信這完全是天性，並不是勉強而來的。

阿杜後來以此為理論根據，富家長子之三胞胎之聘保母撫育之命運是否會所得之愛完全一樣呢？相信絕不相同，這種骨肉之愛、父母親情是不能用金錢衡量的。筆者三歲喪母，弟弟是抗日戰爭時剛出世，母親就難產而亡。我們兄弟都是家中老保母撫育長大，兩人脾氣性情並不相同，毫無相似之處，這種幼兒之愛護所得不同，成長了亦完全兩樣，便是愛護不可受騙之實證。回想我兄弟幾十年之生命，也只有同情自己，更慶幸成長過程並沒有行差踏錯而已。

演藝蝶影

小蝶

罷黜百家後的《金枝慾孽2》

舞台劇常有演前導賞，沒想到電視劇也來這種玩意，而且還是無綫電視的重頭戲《金枝慾孽2》，要在上演前由演員解釋該集的劇情和含意，真是電視大新聞。

我沒看過首輯《金》劇，不能置評，倒記得劇集上演時我這樣說：「我何用看一眾女人鬥法的劇集？我每天在辦公室已是她們的其中一員。」之後多年，我卻被戚其義和周旭明的作品吸引，《珠光寶氣》、《飛女正傳》、《天與地》等都是好戲，我非常欣賞，便期待着《金2》劇播映。

暫時看來，此劇除了需要專心欣賞，不然便會錯過劇情之外，仍然不難看得明白，不像傳媒所言不明所以，亦不需要導賞。不過，友人卻指出我的看法不能代表普羅電視觀眾。他說：「你是看劇專家，與一般電視觀眾的程度不同。」我即時的反應是：「我哪是專家？看電視劇何需專家？」稍後，我再思索友人的意見，便記起一次我和他同時看一齣電影，女主角一出場我已告訴他她是鬼魂，但友人卻半信半疑，要到劇終時才終於相信我的看法，連忙問我為何早就看得出來。我說：「憑着導演的手法、鏡頭的運用、電影的語言、故事的發展、其他演員的對話、她出場時的氣氛、她與其他演員的交流，觀眾（我）的直覺……」他聽後傻了眼，好像不明白我在說什麼，又像不明白為何看戲需要這麼多的條件。

所以，我想《金2》劇並不是真的難懂，而是監製和編劇所用的手法與一般的電視劇不同而已。多年來，無綫電視的觀眾每星期五晚定時接受兩個半小時倒模式的看劇訓練，自有一套根深柢固的觀劇方式和標準：劇集的時空只可以順序發展，找一個較有知名度的演員飾演一直不為人知的罪犯，犯人被捕後會與執法者一同將案件始末清楚交代……他們早已忘記原來我們是有千千萬萬種說故事的方法的，無綫好像當了「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漢武帝。今天，當戚、周二人跟觀眾談道家、談縱橫家時，再也找不到知音了。

此山中

鄧達智

費斯傑羅與GATSBY

出爐了，演出最新3D版《The Great Gatsby》（差不多四十年前，風行一時同名電影，譯名《大亨小傳》由羅拔烈福及美亞花露主演），英國當紅女星CAREY MULLIGAN在五月美國版VOGUE登上封面。總編ANNA WINTOUR雖然被冠以「穿Parda的惡魔」，可從來對英國同鄉寵愛有加；KATE MOSS、KEIRA KNIGHTLY及英國女星明日至大的希望——初試啼聲《少女失樂園》即獲奧斯卡提名，二十多歲的年輕的嘉莉．慕萊根，都是她的鍾愛，封面層出不窮。

然而誰可抗拒姬摩自成一格——自然閃亮的美貌及多元化知性銀幕變色龍。

封面特輯請姬摩伯樂之一，超級攝影師MARIO TESTINO操刀，CHANEL高級定製，MIUMIU、NINA RICCI、MCQUEEN、OSCAR DE LA RENTA、TIFFENY & CO.……擲地有聲一眾品牌華衣美服珠寶撐場。

電影方面的服飾設計師及形象STYLING落在監製兼導演BAZ LUHRMANN太太CATHERINE MARTIN身上；TIFFANY的珠寶，CHANEL的服裝，BROOKS BROS的男裝，肯定美不勝收，來頭太勁，希望明年奧斯卡服裝及美指獎項不會大熱倒灶！

報章宣傳，絕大部分筆墨盡往里安納度，慕里根及杜比麥奎爾等當時得令年輕一輩巨星身上，配襯以上述一眾協助錦上添花時裝及珠寶大牌。反而原著作者，美國當代文豪費斯傑羅F．SCOTT FITZGERALD的着墨較少。

看過活地阿倫年前佳作《情迷夜巴黎》沒有？當中不少章節，由其主角街頭初遇時光倒流上世紀二十年代，帶其進入巴黎文化名人圈便是翻生費斯傑羅及他的著名妻子ZELDA SAYRE。

一八九六年美國中西部明尼蘇達州出生，跟《大亨小傳》（THE GREAT GATSBY）的述書人NICK及他表妹，主角DAISY中西部出生地相近，同為愛爾蘭天主教背景。一九一七年，離開長春藤名校PRINCETON，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首本著作《This Side of Paradise》即獲非凡名氣與銷售成功。一九二五年出版《The Great Gatsby》（大亨小傳，是次3D版電影原著）時，事業已達巔峰，曾經在二十年代跟海明威同期居住巴黎數年，一九四〇年在安居的城市荷里活去世，遺下未完作品《The Last Tycoon》。費斯傑羅跟海明威相同，北美洲高中學生必讀作品，為當代美國作家當中最被讚頌之二人。